



旅客之家

赵羽翔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剧中的故事发生在一个乡村的小旅店里。

正是抗旱的季节，旅店服务员 耿老大爷澆地去了，这时旅客丁虹就自动的代替了服务员的工作。由于她不熟这行业务，工作上出了一些漏洞，可是她这种我为人人的集体主义思想是令人欽佩的。本剧歌颂了这个人物，也相对的批判了一个以客人自居，专等服务员照顧的旅客。

旅 客 之 家

赵 羽 翔 著

☆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（沈阳市沈阳路二段宫前里2号） 辽宁省文化局书刊出版业登記証出字第3号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·五印張·20,000字·印数：1—3,500 1959年9月第1版
1959年9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T10158·66 定价(7)0.10元

独幕话剧

旅客之家

赵羽翔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1959年 沈阳

人物：耿凤鳴

丁 虹

陈同志

張大爷

耿小芬

旅客甲、乙

布景：常見的乡村小旅店：一排房間，都是用木板隔成的，看起来很狹小。偏右有一門通外，左边幕里是厨房。屋里有一張桌子，是服务員記賬、办公的地方。牆上貼一張插紅、黃旗用的表栏，与几条有关大跃进和服务态度之类的标語，此外还有两三个板凳，是旅客們随便休息时用的。

幕启：耿凤鳴戴着花鏡，正全神貫注地在整理賬目。丁虹拿着一封信，从二号房間走出。

丁 虹：有漿子嗎？耿大爷。

耿凤鳴：唔。（递给她漿糊）給家写的信？

丁 虹：不，給我們机关打个报告。（封信）往南去的車几点到这儿？

耿凤鳴：两点十七。这就要走啊，丁同志？

丁 虹：嗯，今天到县里办点事情，明天还要到天津去。

耿凤鳴：噢，天津离这儿可老远嘍。

丁 虹：头一次出远門，以前和您一样，也是守在家里的。

耿凤鳴：看店門？

丁 虹：在商店里做售貨員，剛接手採購工作。

耿凤鳴：这我懂，採購就是四面八方到处跑。这是个不容易的事儿。行啊，姑娘！您真能干。（忽然想起）可是，您的东西还没拾掇呢吧？

丁 虹：有啥收拾的，一个背包，一个牙具袋儿，最簡單了。

耿凤鸣：唔，那您的車票可准沒买呢。

丁虹：（看看表）十二点刚过，来得及。

耿凤鸣：（摘下花镜）拿錢，我給您买車票去。

丁虹：不，不，耿大爷。

耿凤鸣：您住这么多天了，应该知道咱们这儿的规矩呀，理发票、車票都是旅店給代买的。

丁虹：反正我得到車站去，您一个人照看一个旅店就够忙的了。

耿凤鸣：唉，现在我不还有点空呢嗎？

丁虹：您的賬还没整理完呢，可不能再麻烦你老了。（拿起信来走进屋去）

耿凤鸣：姑娘！您要客气，我这心里就过意不去了！

〔外面一个青年人：“老耿头！你这个工作挺忙的，我看你就别逞强挑那份战了，你那二亩豆子，我們替你雇算了！”〕

耿凤鸣：啊——不行不行，（急忙走过去）这可不行！我好容易争来二亩地，可不許你們給我动！

〔外声：那你就“七吃卡擦”，馬上行动！〕

耿凤鸣：好，好，随后就到。（走回来）小伙子，后撵也撵上你了！

（到桌前急忙写了个紙条，然后贴在墙上）

〔丁虹出。〕

丁虹：耿大爷，您也要澆田去？

耿凤鸣：澆！老天爷不下雨咱就澆！看誰能拗过誰！

丁虹：今年庄稼可真好，比去年的强得多吧？

耿凤鸣：强百套啊！我活这么大岁数也没遇到过这样年景啊！

高粱一丈多高，谷子地里进去人都不見影，你还没看見河西那片稻子呢，那长的連蛤蟆都別想钻进去，稀罕死人了！說起来真不容易，这是从打去年冬天修水利到现在，大伙左一

个苦战右一个苦战换来的呀！

丁 虹：嗯，我从长春来，一路上庄稼都这么好。真是老天不作美，偏赶这时候旱！

耿凤鸣：不要紧，駕不住咱们老少都下手，黑夜白天干，老天不下雨，咱们自己下！世界上还有再比人的神通大的了！乡党委规定，从今天晌起，供销社七天不卖货，机关也不办公了，都去抗旱，不抢救过来不能算完！

丁 虹：可您这种工作……

耿凤鸣：一样能够脱开身。等会儿车到站，正好浇地歇头气，我跑回来安排一下旅客，什么也误不了。

丁 虹：（感动地）耿大爷，您一个人做了多少人的活呀！

耿凤鸣：这是向天争粮啊，姑娘！我要生三头六臂该多好！（找水桶）那就连您的车票也买来了。

丁 虹：您还惦记着我的车票呀？

耿凤鸣：没法子，只好您自己买了。

〔小芬拿一迭衣服上。〕

小 芬：爷爷，洗的衣服拿来了。（见丁）丁姑姑，（从中找出一双袜子来）您的袜子。

丁 虹：（接过）我的袜子？（看了看已洗干净的袜子）耿大爷！您，您这是什么时候拿去的？……

耿凤鸣：咳，这算不了什么。出门的人不是为公，就是有要紧的事儿，不能叫这些洗洗刷刷的勾当占去时间，能倒出点工夫来，也好多给公家办点事儿！

丁 虹：（感激地）耿大爷，您为旅客想的太周到了！（掏钱）

耿凤鸣：您这是干什么？快把钱装起来！

丁 虹：瞧，袜子脏了您给洗了，坏的地方也给补上了。您总不能白劳动啊！

耿凤鸣：（感到侮辱）你当我是为了贪图那两个钱！（掏出一串铜钱给小芬）把洗的衣服送到小仓库里去！（欲下）

丁虹：（为难地）耿大爷！

耿凤鸣：（转回）小芬，我派你个差事儿，到车站去，给你丁姑姑买一张到县城去的车票。（向丁）您把钱交给小芬吧。

丁虹：耿大爷，您别替我操心了。

小芬：我常去买票的，姑姑。

耿凤鸣：小孩子，跑点腿算不了什么。您不拿钱，我就垫上了！（掏钱给小芬）

丁虹：（阻拦）小妹妹！

〔小芬机灵地接过钱，便跑进仓库去了。〕

丁虹：耿大爷，我自己连张票还不能买吗？

耿凤鸣：您哪，您还没拿我这个店当成家呀！我这人就是有个怪脾气，看见谁外外道道的，我这心里就不大舒坦！

丁虹：耿大爷，您这里比家都好啊！

耿凤鸣：可不能这么说。好了，我得赶快走了。（下，又返回）你瞧，我这脑袋！（诚恳地）丁同志，您在我这儿住七天了，我照顾不周到的地方实在太多了，（拿起意见簿给她）这是意见簿，您见到的，可千万不能带走，把意见给我留在上面……

丁虹：（感动极了）耿大爷！您……您太好了！

耿凤鸣：可不能不帮助我老头子呀！

丁虹：（点点头）好。

耿凤鸣：这回可真得走了。以后到这边来办事儿，可千万到我这儿来住啊！

丁虹：一定看你老来。再见，耿大爷！

〔耿凤鸣下。丁虹感动极了，凝思一会儿，忽地跑到桌前，拿起小红旗来，插在墙上的红黄旗表栏里，然后觉得不够，又插上了四个，小芬上，看着

她。

小 芬：姑姑，您为什么插那么多的紅旗呀？

丁 虹：爷爷的优点也多呀！对不？

小 芬：嗯。爷爷当两次模范了。

丁 虹：你和爷爷亲嗎？

小 芬：当然亲了。爷爷待我可好了！

丁 虹：那就得听爷爷的話。

小 芬：从来我就听的。

丁 虹：那你把錢給爷爷送回去吧。

小 芬：那我就成了不听爷爷話的孩子了，爷爷該生我的气了。

丁 虹：不会的。

小 芬：您不知道，以前这儿有位李爷爷，他炼鋼去了，所以，我做了规划，要帮爷爷照顧旅店。

丁 虹：是嗎？

小 芬：您不信？剛才送来的衣服，里面那件藍色的就是我洗的。

丁 虹：你真好，小芬！那么多的衣服，爷爷能洗过来嗎？

小 芬：爷爷不会洗，那是媽媽洗的。您有衣服要洗嗎？我洗的可干淨了。

丁 虹：謝謝你。

小 芬：跟媽媽一样，也是义务劳动，不用您花錢的。

丁 虹：（惊異地）这么多的衣服，都是你媽媽白給旅客洗的？

小 芬：嗯。爷爷說，出門的人都忙，有時間还得干点正經的呢。姑姑，您一定更忙，您有衣服我一会儿就能洗出来。

丁 虹：一会儿？

小 芬：一会儿。

丁 虹：（攙过小芬）你真能干！可是，我一会儿不是就得走嗎？

小 芬：（这才想起）对呀！我怎么还不到车站去呢？（挣脱）

丁 虹：小芬，你得上学了！

小 芬：我們两点半才上課。

丁 虹：小芬！少先队员得听话！

小 芬：少先队员得說到就做到！

丁 虹：（无可奈何地）好吧。把爷爷的钱收起来，一会儿交给他。
（拿出自己钱给小芬）

小 芬：（接钱，顺便把钥匙放在抽屉里）您等着，姑姑，我马上就回来。
（跑下）

丁 虹：慢一点走，小芬。

〔少停，丁虹走进房间拿起信走了出去。

〔隔一会儿，陈同志戴着近视眼镜，手里提着旅行囊，风尘扑扑地走了进来。

陈同志：有房間嗎？（无人应）服务员，有房間嗎？（高声）服务员！

噢？（放下东西，各处巡视一下）奇怪……（坐下，搥风，少停出口长气）

溜平大路走了二十五里，腰也酸是腿也疼，只想到了旅館休息一下，偏偏这旅店里連个人也沒有……（想想，怪生气地）服

务員！掌柜的！……真倒霉，这叫什么旅店？（又走一圈）怎

么搞的？全国都在跃进，可这儿……

〔張大爷背个小包走上。

陈同志：（誤以为張是服务员）有房間嗎？

張大爷：兴許有吧，火車还沒来到呢嘛。

陈同志：“兴許”？你是作嘛的？

張大爷：和你一样，也是找店住的。

陈同志：您不是服务员？（拿起东西，見标語）“旅客之家”？真好听！

可进屋連招呼你的人都沒有！（欲下）

張大爷：叫我說，消消气儿，你就坐那歇会儿吧，早晚还能沒有人来？

陈同志：哪儿还不一样住店呢。

張大爷：鎮上就这么一家小店。

陈同志：原来如此，这就叫“只此一家，别无分号”，好你也得住，不好你也得住。真厉害！（放下东西）好，命該如此，等吧！

張大爷：您从什么地方来？

陈同志：江那沿。（少停）我本来打算从原道回长春来的，听人说，过江到这儿住一宿，明天从这儿坐早車，用不上半天就到长春了。岂知到了这儿，无故鬧了一肚子气！

張大爷：啊哟，你这个气生的太不值当了。兴許掌柜的忙，不然店里那能不攔人呢。

陈同志：現在是大跃进哪！怎么忙，还能把屋子扔下不管？一旦进来个什么坏人，这不就正好給他造机会嗎？

張大爷：你說这倒是。

陈同志：再說，服务业嘛，就得做到：旅客进門，招待如亲人，才行呢。

張大爷：这儿我住过好几次了，要說招待，真还不孬。

陈同志：你沒去过城市吧？

張大爷：嗯，有半年多了。

陈同志：这回到城市里你就知道了，服务态度和从前比，可大不相同了！不管商店还是飯館，服务员都戴着号牌，牆上有紅旗竞赛表，服务态度好的插紅旗，真是做到了“百問千句应，句句带笑容”；現在到小館去，湯凉了給你热，酒凉了給你温，（兴奋起来）不願走路还給你送到家去。到了商店，你要一样东西，給你拿出十样，百挑不厌，百問不煩，东西使坏了，还带修理的……这儿可倒好，冷冷清清，不管怎么跃进，还是老样子。（感慨地）看起来农村总是要比城市差呀！

張大爷：您貴姓？

陈同志：我姓陈。

張大爷：啊，陈同志，我姓張。你前边說的那些我听了都挺順耳，到了后尾，我听了可是不大那个什么。你說农村沒跃进？那是瞪眼說胡話！請問，走这一路，你看見今年的庄稼沒有？不是跃进，就凭这一带的土質，高粱长一丈多高？

.....

陈同志：唔？你这不把問題扯远了嗎？

張大爷：近的就說眼下的抗旱吧，那是气死龙王的干法，全凭两只手，就下起透雨来了！我要不叫这块（指胃）不将就人的病，我都不能出这趟門呀.....

陈同志：咱們是从旅店談起的，我說的是服务业。

張大爷：什么“业”都一样，都是共产党領導下的，那儿都一样。就說供銷社吧，背着包儿，把貨給你送到炕头上去，那是常年的事儿。忙生产的时候，你要十把鍬，二十把鎬，一个电话給你送来了。比自己亲自挑的都好，保你滿意。再說兽医站.....

陈同志：可这旅店为什么这样呢？

張大爷：我也不知道。

陈同志：說了半天.....

張大爷：說了半天也不能瞎猜人家。

陈同志：对，瞎猜也沒用，反正一个字儿——等！（哼哼起来）等着吧，耐心地等着吧！（走一圈儿）

張大爷：喝点水吧。

陈同志：謝謝。

〔丁虹上。〕

陈同志：你是服务員嗎？

丁虹：（迟疑一下）有事情？

陈同志：想对付个房間。

丁 虹：您要住下？

陈同志：真奇怪，那么你們这儿只欢迎参观？

丁 虹：同志，你为什么这样說話呢？

陈同志：別挑剔我說話了，服务員同志，我們在这儿等你有半个鐘头了！

丁 虹：（知道他是誤会了，想解釋，又一轉念，耿大爷不在，就該把他的工作承担起来。于是欣然地）真是对不起，讓你們等着急了。今天走路一定很热。

張大爷：天这么早能不热嗎？

陈同志：早都凉快过来了。

丁 虹：（迅速地取来开水，沏上茶）喝水吧，新沏的茶。老大爷，您是从那儿来呀？

張大爷：紅旗乡。我常住你們这个店。那位耿老爷儿上那儿去了？

丁 虹：他老澆地去了。（給張斟水）

張大爷：（向陈）怎么样？若沒事情，那老爷子可不能不守鋪。

陈同志：（向丁）那你到那去了呢？

丁 虹：办了一点事情。

陈同志：对嘍，旅店就可以不要了？

丁 虹：（給陈斟水）您喝水吧。

張大爷：（用眼睛制止陈）姑娘，你是多暫到这店来的？

丁 虹：（迟疑一下）日子不多，剛七天。

張大爷：那位同志說的对，得把店守住，寸步也不能离开呀！

丁 虹：是，你老說的对。

張大爷：我們那儿的小店，也是新来了一位姑娘，挺能干，还是高小毕业生呢！

陈同志：服务员同志，什么时候才能给我一个房間哪？

丁虹：就来。（一面找鑰匙，一面——）同志您抽烟嗎？为了旅客方便，我們这儿准备有牡丹、大前門、北极、迎春……您可以任意挑选……

陈同志：我不抽烟。

丁虹：那我們这儿还备有各种糖果，餅干，有桔子糖、檸檬糖、什錦糖……

陈同志：我需要的是休息！你怎么故意打岔呢？同志！

丁虹：（找不到鑰匙，极力想）您等等……

陈同志：你这个服务员真成問題！怎么把鑰匙放在那儿还不記得了呢？

丁虹：（翻桌面上的东西）您讓我想想，記得方才小芬放在……

張大爷：新学活，都是这样。（安慰地）別着急，姑娘！找东西就是这样，用着它了，有时你找也找不到，等你不用的时候，一下子……

丁虹：（忽然想起，馬上从抽屉里找到了）嗯，一下子就找到了。您二位住一个房間嗎？

陈同志：我們不是一块儿的。我要干淨的。

丁虹：我們这儿是特等卫生合格旅店。（打开三号房間）您看这个怎么样？

陈同志：（看了看，不满意）你聞聞，不潮嗎？怎么有股什么气味呢？

丁虹：每天都要燒火的。

陈同志：給我找一个不热不凉又不潮的吧。

張大爷：姑娘，你給他再找一个，我住这个。

丁虹（打开五号房間）这个房間有窗戶，不能潮，一会儿燒炕时少燒一点，保您不凉还不热。您看行嗎？

陈同志：这么小？

丁 虹：您不就一个人嗎？

陈同志：一个人就不該寬綽些？就算这个吧。（进房間里）

丁 虹：这是您的东西？（將陈的东西拿进房間去，然后拿起臉盆从側幕下）

陈同志：来一套行李！（走出）嗯？人又沒了？服务員！

張大爷：她打洗臉水去了。

〔丁虹端一盆洗臉水上。〕

丁 虹：您洗臉吧。

陈同志：我說服务員同志，你倒是一样一样的来呀，房間還沒安排好呢……

丁 虹：您还需要什么？

陈同志：你說呢？睡覺大概得有行李吧！

丁 虹：（极大耐心地）您別急，就来。

〔張大爷洗臉，丁虹进二號拿出行李。〕

陈同志：干淨不？

丁 虹：剛拆洗不久。

陈同志：（仔細看又看）換一套吧！剛从別的房子拿出来……請換一套干淨的。

丁 虹：这行李是我……（剛要說“蓋這”）很干淨……

陈同志：我要換一套！

張大爷：（洗完臉）老头子好將就，給我吧，姑娘。

〔丁虹进三號，給張鋪行李。然后拿臉盆倒水下。〕

陈同志：这样的服务員，要在城市，根本沒人用她！你瞧她那笨手笨脚的样子，没办法！

張大爷：我說這話你可別生气，你們城里的人哪，就是会挑檢！

出門的勾当，就是將就事儿！哪能都四眼齐呢？

陈同志：“旅客之家”嘛，那就得叫旅客感到处处舒适，样样滿意，不然就別貼那么一張耀眼的条子！

張大爷：你要硬不滿意，那她怎么也不能使你滿意。

〔丁虹端洗脸水上。〕

丁虹：您洗臉吧。

陈同志：該給我拿套行李了吧？（洗臉）

丁虹：就拿，不等您洗完臉，我就給您鋪完了。

陈同志：（將把手伸進水盆里去，馬上縮了回來）哎喲！

丁虹：（正欲下，立刻轉回來）怎么了？

陈同志：你怎不問問，就給我弄來一盆涼水？

丁虹：（困惑地）天这么热……

陈同志：我喜欢热的……

丁虹：好，請您等等。（下）

張大爷：（忍不住笑了出來）頭一回遇見你这么个怪脾气的人！三伏天使热水，真有你的！

陈同志：习惯了。

〔丁虹拿来热水。〕

丁虹：（往盆里对水）怎么样？

陈同志：再来点，好，好了。（洗臉）

〔丁虹提壺下。然后走進倉庫，少停，空手走來。〕

丁虹：庫里沒被子了，大概……大概拿拆洗去了。

陈同志：（很不滿）你們这种服务质量，叫我怎么說呢？

丁虹：（抱歉地）您稍等等，一定給您想办法。

陈同志：（洗完臉）可我馬上需要休息！

丁虹：（为难地）这……

張大爷：（解圍）这么的吧，陈同志，我租的那套行李，你先拿过一床被子来，将就鋪一会儿，啊？倒一倒总还行吧？一会儿再叫她給您想办法。

丁虹：謝謝你，老大爷！（到三号拿出被子）您先休息一下，一会

儿一定給您找套行李。(进屋铺被子)

陈同志：我对你们这个旅店真有意見，不管旅客滿不滿意，只能听你们的摆布。岂有此理！

〔丁虹上。〕

丁虹：实在对不起。

陈同志：算了吧！（欲进屋）

丁虹：请您先登記一下吧。

陈同志：现在就登記？

丁虹：您不是一定住下嗎？早登晚不登。

陈同志：我真希望能走！（掏出工作証給她）由临江社来，到长春去。

〔丁虹登記，还給他工作証。〕

陈同志：沒事情了吧？

丁虹：还有，房間錢，九毛。

陈同志：（給錢）你們有意見簿嗎？

丁虹：（为难，因为写在意見簿上，就等于批評了耿凤鳴）这……啊，有……

張大爷：（对陈很反感，有意解救她）姑娘，給我也登記上吧。我叫張学礼。

丁虹：（感激地，就势把放在桌上的意見簿压到别的紙下面去了）你老从紅旗乡来，到——？

張大爷：到长春，治病。（掏錢）連行李在內，多少錢？

丁虹：一元一毛五。（接过張的錢）休息吧，大爷。您二位如果要吃飯的話，出門往东走，路北有一家小館，里面有各种炒菜、各种酒、飯等都干淨，要想吃快的，还有定食，三毛錢一份儿。

陈同志：完了？我給你提点意見好吧？

丁虹：好。

陈同志：那就把意見簿拿出来吧，干嘛藏起来呢？

丁虹：不，不！您不能把意見写在这上面……

陈同志：为什么？

丁虹：（说不出）不，不为什么……（掏出自己手册）这是我自己的小本儿，您的意見写这上好了。

陈同志：唔——就怕写在意見簿上，别的旅客也能看得见，很不光彩，是不？

丁虹：不是。

陈同志：那么，是嘍！怕领导上来检查！

丁虹：您說的都不是！

張大爷：（阻擋）陈同志，你不总叨咕累嗎？該歇歇了……

丁虹：不，張大爷，我确实沒有做好，應該听取旅客的意見。

陈同志：这就对了。你自己說，你的服务态度怎么样？

丁虹：（誠懇地）不好，对您照顧的很不周到。

陈同志：那就把意見簿拿出来吧！

〔丁虹索性拿出意見簿来給他，張大爷很厌烦，到一旁喝水去了。〕

陈同志：（見丁如此，緩和下来）嗯；其实我不是故意要找別扭……

（下面說一陣写一陣）做服务員的就該时时刻刻地想到……其实这也是觉悟問題，因为你的工作性質，就是为旅客服务的嘛，服务得好是你的責任。你是覺得伺候人这种工作……

丁虹：不，能够給同志們做点事情，最光荣了！

陈同志：那就該想到，旅客多远奔来了，一定很疲劳，多么想舒舒服服地休息一下呀！可你們这儿，进屋沒人，要什么没什么；本来是到了旅店，就應該象到家一样，叫旅客感到亲切，舒适，特别是大跃进以来，一切都在变，而你們这儿，連点跃进的气氛都感觉不到……